

辰子说林  
民国·张慧剑

## ●辰子说林

### ◎重庆之树

狄更司写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之伦敦，有数点颇似为吾人今日行都之重庆写照者。如屡写雾市夜行，读之颇生亲切之感，而其《尼古拉司尼克而贝》一书中，描写伦敦之树被烟熏炙，恹恹无生气，语句婉隽，尤可笑也。

吾所居一旅邸，有隙地植数小树，如矮姬坐地乞钱，三年以来，未尝见其一花，邸主即以此数树而侈然自名为园。吾尝研究其何以不能葱郁成长，盖根下为石岩，主人略以数寸之土培之，其上则终日煤灰飞扬，空气中如挟热流，任何多情之树，在此境中亦不能望其壮大。《尼古拉司尼克而贝》写伦敦人家屋后之树，情形大率类此，狄更司且系以雅谑曰：“尚在秋高气爽、温度适中之时，亦有垂瘫之瓦雀来此拜访，于是伦敦人即名此胜地曰园。”固宛然吾人今日之重庆也。

狄更司善以定慧安详之笔，写破烂昏狂之都市，每读其作品一次，辄觉此百年奔逝之时代重现目前，健

哉此作家也！

### ◎庐山片石

战前之五六年间，庐山为政治中心，四方冠盖辘集，不时亦有二三奇特之人物点缀其间。某年，蜀有王揖唐其人应召至庐，主政者将有所咨询，而王之本意实为干禄来。彼时段合肥方南下不久，安福旧宦颇为中枢所注意，王复能貌饰清流、伪装风雅，在庐乃成为一时活跃之人物，诗酒之会殆无虚夕，歪诗烂唱，咸载某杂志之采风录中。某君谓此时之采风录可作政治文献读者，皆此辈为之也。

惟陈散原先生深薄之。先生时亦以消暑至庐，不免被拥赴会。先生素端厚，不欲直斥其人。一日，众偶谈及庐山之石实为大观，先生喟然曰：“当然！庐山任何矮石皆高于新贵一首，非新贵皆矮于石也，新贵之首常低而庐山石之首不低也。”一席哄然，揖唐时亦在坐，踧[Z107]而已。

### ◎亚米契斯

亚米契斯之《爱的教育》，为人类有数之好书。其

发挥人性之美，入于化境，说者谓其书中之人物，如白玉雕成之人像，精致圣美，若非可求之于现实世界者。意大利能产生亚米契斯，此意大利之光荣也。然而墨索里尼不喜之。亚氏之友孟德格查，仿其体例为《续爱的教育》一书，则一反亚氏之情感论，而注意于意志训练。重鞭策，轻感化。重为我，轻为人。盖拾取尼采学说中最无价值之一部分穿插成书，自形式的人格教育言，固自有其见地，然而视亚氏原作，殊下乘矣！墨索里尼乃深喜之，自云一生事业，实以此书之启示为其基础云。

墨氏之思想水准，不够理解亚米契斯而只可懂得孟德格查，此墨氏所以损失拉丁民族之优点，而参加宰割法兰西之悲剧而无所愧怍也。

### ◎领袖诗

奉化以政治武功震耀全世，为旋转中国近代历史之巨人，平日于文艺作品似未甚措意，顾闻之奉化近侍，则固亦有相当之兴趣也。

先生帷幄中所拔用之文士，多鄞江数县籍，此间

文学本自成一流派，世称“慈溪文体”，老辈中如冯君木先生等，文致高古，非一般人所能至。陈布雷先生即出冯先生门下，故其作品，无论“文”“白”皆密栗精严，殆无违于慈溪派“不苟作”之训者也。

奉化幼学于某翁家，某翁为粹然儒者，不甚重视文艺，颇为开发少年思境计，亦间以诗词为课。奉化十二岁时，作咏竹诗，得断句云“四望山多竹，能生夏日寒”，简练而有味，《民族诗坛》录载之。

### ◎天津

天津为一商业市，甚少文化上之遗迹，某君居天津二十年，不喜其地，尝语予曰：天津仪有两人值得思慕，一为李叔同，一为费宫人。叔同后期生活入于寂灭，思想所趋，无可如何，否则以彼之文学天才，殆为近三十年来罕有之人物，不致无所表现也。丰子恺君以风格飘逸，成为艺术界独特之一型，实则具乃师之体而微。民国二十五年春，予客杭州，曾至虎跑寺访叔同，则已入闽，寺僧指其殿后居室示予，环堵萧然，架上留书仅数卷，皆经典而非世谛文字，寺僧谓叔同

每闭户数日不出，修养已入化境，战后流栖无定，示寂于闽。

费宫人为国中著名之传奇人物，《刺虎》一剧得高明之老伶工演之，似益净化其人格。彼亦津人，有故居在天津城内，巷首立一大牌坊，横书曰“明费宫人故里”。予曾迹得其地，则小市甚烦嚣。“七七”战后，津保安队抵抗甚勇，城内曾作巷战，此里或已毁矣，引领北望，为之惘然。

#### ◎汪四

胡展堂曩在广州，作打油诗，有一句云：“谭三汪四总关情。”谭三指谭组庵，组庵行三，家人皆呼为“三相公”，陈散原先生即尝摩其顶而如是呼之，其事去今已四五十年矣。

汪四则为汪逆精卫，据汪曩在《东方杂志》所作《自述》，彼在弟兄姊妹中行次最幼，当不止第四，曰“四”者，殆仅就男性之行序言之也。黄复生作北京大狱记事，描写汪被捕时景象，谓有小厮名小达子者奔告汪：“四老爷，事发矣！”亦一证例。

汪逆之父名璩，以游幕为生，晚年耳聋，家境甚苦。汪逆少年期之生活，强半由其长兄兆镛任之。兆镛即广州人所谓汪憬吾者也。性顽固，反对民国，终身恨其弟。数年前，汪既荣任行政院长，迎之至京，留连数日，与逆妇陈璧君哄而去，未几，死于澳门。

### ◎女大使

在吾心目中，中国有一柯伦泰式之女士，为代表中国出使美国最适当之人选，惜国内人士甚少注意及之，愿申数言，待征他日（按：柯伦泰为苏联驻外女大使，曾使墨西哥、挪威诸国）。

美国为一博大质实无所不容之国家，为现代诸国之胃力特健者，对于一切外来人物，似皆抱有欢迎之热忱而不杂含何种成见，自表面观之，似出使美国最易，而实际则不然。

一个外国使节在美国，单纯依赖其外交知识与外交手腕，未必即能打动美国人心弦，而使外交之运用发生强力，必也，于丰富之美国知识而外，辅以高尚之宗教名望、热烈之宗教精神、坦白直率之处世风格，如

为一曾受第一流教育之女性，尤能引起美国人之普遍注意与钦崇，而因以推进其善好之舆论也。

在今日国中，有一女士实具备此诸条件，为使美之最适当的人选，惜国内人士甚少注意及之。

### ◎卓别林与德国

自《独裁者》一片出，而卓别林与希特勒正式宣战，善为“激怒希特勒”工作之美国报纸，故意扩大卓别林对于自身胡髭商标权之谈话，尤足令希氏丧气。其实，若干年来，卓别林之影片在德国不仅为禁品，且为严格之禁品，独裁人物之本身即缺少愉快生活之体验力，卓片与希特勒之生活观根本不相容，纵舍弃其政治讽刺的一点而言，卓片亦非纳粹德国所欢迎之物也。

然而此仅就纳粹当政以后之情形言之耳，以前，卓别林固为德国人所最喜爱之人物，德国人民之一般文化程度较高，更易理解卓氏之优点。卓别林之世界纪行文字，写其二次访问柏林时所得之深刻印象，包围阿都伦饭店之德人狂呼“卓别林万岁”，说者谓卓氏享受德人之“万岁敬礼”之历史，实早于希特勒三年。卓氏文中

，以热情之笔调写其观基亚洛喜剧，与玛琳黛得丽共餐，与爱因斯坦夜话，实当时柏林文化生活之高潮，今一切皆成陈迹矣！

### ◎锯木皇帝

德废皇威廉二世，遁居荷兰之都恩凡廿三年，以老病卒。当巴黎和会初开时，协约国必欲得之而甘心，劳合乔治为买取选民欢心，且公开以“缢杀恺撒”为口号，日日叫嚣于英伦各演说会中。迨凡尔赛和约签字，协约国成立特别法庭，准备审判此没落皇帝，兴登堡亦以残忍好杀之罪名同时被控，结果，格于当时外交之复杂情势，两审判均未能实现，仅以十二个普遍德国军官之轻微判决，了此一局。

其后废皇即在都恩度其怡静无扰之生活，世人仅于报纸上饫闻其“锯木”之盛业，并知老皇在二十年之不断努力中，已砍杀都恩森林之六千六百树矣。

先乎此者，尚有俄废皇尼古拉二世。时在一九一七年，为俄皇授首之前一年，其全家被幽禁于托波里斯克，俄皇无聊之极，日以锯木为消遣（见瑞士人伊里

雅所作《尼古拉二世及其眷属之厄运》一书)。锯木皇帝，无独有偶，心理学家分析此种心理，谓系人类之野蛮破坏性的遗留，盖此身已入囚奴，权力全被否定，满腔愤恨，仅有向静默之自然尽量发泄而已。

同此一手，前日用以签发宣战文书，置千百万人于死地，今日乃只可锯木，杀一荏弱无言之树，真现实之一严酷讽刺也！

### ◎《圣经》改译

《新约》、《旧约》书在西洋文学中占有地位，而在我国，译于一般牧师文学家之手，虽信其误译之处较少，而文学上之估价亦甚低矣。

现时流行于国中各地之《圣经》译本，文字浅陋，句法亦不条畅。顾无人注意及于改译问题，西洋人士多以《圣经》为治文学者之入门，在中国仅能贡献如是之译本，将何以对基督教上于天上乎？

十余年前，林纾先生未死，颇传上海某教会拟聘先生试译《圣经》，论价二万元而未定。吾意此职亦非“译盲”之林先生所能胜，当时曾发一想，倘译《圣经》

为两种形式，一为文学译本，延严几道先生为之（时尚未死），一为通俗译本，延伍光建先生为之，不知效果如何？惜战教会机关密植如林，而无一具有气魄与手腕者注意及于此问题也！

### ◎悲剧之髭

卓别林以善演喜剧，成为世界人物，然卓氏之所演皆悲剧，非喜剧也。

卓氏以喜剧之方式，写出人间诸悲剧，无不深刻动人，而其别出心裁所装置之短髭，尤有助于其人物性格之表现。此短短之一撮，实为悲剧之象征，吾人见卓氏之短髭，立即可联想及于妄诞、狂热、滑稽与懦弱，凡此种种，正为一个悲剧人物（一个弱者）的复杂性格之诸面。罗曼·罗兰谓卓氏之髭，象征一种无可慰藉之愚妄的幻想，亦此意也。

当今国际名人中，乃有二人影戩卓氏之“商标髭”惟恐不肖，此摹仿正与其本身之性格相符合，换言之，即与其妄诞、狂热、滑稽、懦弱诸复杂性格相符合。此两人为何人？希特勒与近卫文<麻吕>是也。

卓氏之髭可笑如此，而其剧中之人物本身，类皆能保持一种真纯之人性，故全剧虽充满挫折、失败与受苦，而自有前途，希、近二氏盖犹不足以语此！

### ◎希腊

读拜伦《哀希腊》之歌，至“法兰之人乌可托矣，其王贪狡不可度兮，所可托兮希腊之刀，所可任兮希腊之豪，突厥慄兮，拉了狡兮，虽矛盾之坚兮，吾何以自全兮？”数语，虽极怆恻而气甚旺，盖悲愤不忘战斗，此拜伦诗歌之最大特色，所谓“向阳之啸，生命充溢”者也。

拜伦不及眼见希腊之完成独立而死，然五年之后，希腊终于蹶然兴矣，惜乎其后之百年历史，阴间庸俗，迄无光大之象，不仅有忝往烈，亦且愧对此热情奔放之异国友人也！

义希战事爆发后，英国远征军中亦有袖携拜伦此诗同行者乎？试三复读之，当能体会拜伦之伟大胸襟，超越国际利害之狭隘观界，意识此力正义之战而慷慨歌呼以往也！

### ◎小林娜

可念哉！丹麦国之未来命运也。吾人于北欧诸国素多情感，安徒生为吾人所造之丰富浓郁的童话世界，畴不熟悉而深爱之乎？以吾人之情感言，对丹麦尤惓惓。

此日德兰半岛之美丽古国，岂竟以称臣匍伏于褐衣豪主之足次，为其终极不变之命运乎？近重读安徒生之《拇指林娜》，若有所感，此中殆充满复兴之机兆，可为丹麦国运之前途欢乐也。

小林娜者，虽长仅一拇指，而有志气，好光明，争自由，彼胸中自有广阔之天地，不愿婚于凶恶霸道之丑虾蟆，亦不愿婚于沉闷多财之瞎地鼠，一切劫持与诱骗，彼皆能跳免，而后从一高飞之燕子以去。燕子者，自由独立与解放之象征也，倘以小林娜喻今日之丹麦，则丹麦未来之命运，必以自力更生，丑虾蟆式之黠武暴君与瞎地鼠式之雄财老国，皆非丹麦所欲依存者也。

懿欤小林娜，勉之丹麦国！

### ◎胡适之五十岁

某欧人尝曰：“中国为数千年之老国，而其国家有

一特征，即青年人当今是也，试观世界各国，青年将军、青年教授、青年大使之多，无更过于中国者。”

此为“少年中国”之一特点，然而同时亦正表现一种弱点：盖国人之年龄观念，通常较欧美人为短，五十岁在欧美政治生活中为青年期，在中国则已渐近于隐退期。从事政治活动之人物，如至五十岁犹不得志，便怨天恨地，叹老嗟贫，准备进土，下世再干，其侥幸得志者，亦不能远视其政治生命。在英国内阁中犹带乳臭之古柏艾登之流，亦靠近五十岁矣。

使在我国，则已养胡子，盖别墅，预请名人作墓志铭矣，五十岁之人物，甚少抱有干至七八十岁还要干之信念，造成心理上与生理上的早衰现象，某欧人所云“中国由青年人当今”，一方面固为新精神之表现，一方面亦正暗示中国青年人没落与衰退之速也。

青年大使胡适之，亦五十岁矣，辄书所感于此，不知二十年后，国府会再简派胡适之使美否？

### ◎女郎

与某教授小憩咖啡座，灯光似泼乳，客来如夜潮，

教授指旁座一女郎曰：“惜哉，全世界军需品商人也，造什么军火，如拿来装扮装扮这些女郎，岂不甚好？”阖座闻之甚疑，教授乃曰：“居，吾语汝！见此女郎之白绢披巾乎？造此种人造丝之赛璐珞，又可以造无烟炸药。见女郎靛上之黄粉乎？其中有某种转化物，制粉可也，制泪气与芥气亦可。见此女郎之白玉双手乎？香皂新濯之后，固尔，而香皂之主要原料甘油，实亦制造炸药之重要化合物也。又试嗅之，女郎身傍散布之香水气味颇迷人乎？但请勿忘，造香水之氯气，亦即制造杀人如麻的毒气弹之氯气也！”

教授又曰：“同一化学品，用于装扮女郎，如此其美；用于杀人，如彼其丑。吾恨全世界化学军需品商人，奈何不改行为化妆品商人也！”

教授言已，一座咸嘻，一客徐徐言曰：“怪底新闻记者描写市上女郎，每好曰嗅之有火药气，吾今乃知其故也！”

### ◎两联

洪秀全定都南京后，虽称为革命之师而措施多不如

人意，僚官登进尤滥，又为清军所困，蛰伏金陵一隅。当时流传一联，刺之甚切：“一统江山，七十二里半；满朝文武，三十六行全。”

汪逆精卫盘踞沪西时，穴居如鼠，而其人雅慕袁世凯，屡以为言。遂亦有人制一联嘲之：“国祚不长，八十几日袁皇帝；封疆何仄，三两条街汪政权。”

### ◎章宗祥

中华卖国贼，史称“曹、陆、章”，然诸人似尚能晚盖，反之，昔日赵家楼之打手，如梅思平等则翻曳尾泥涂，相形之下，遂益丑恶不堪。

章宗祥者，于三人中名最秽，当时受辱亦最甚。其后缩居不出凡二十年，伪府群奸刺知其津址，屡钩之，汪逆尤惺惺相惜，章之于汪盖有一重恩怨关系，汪或且犹以念旧为言也。

汪逆旧日在北京谋刺载沣，事发被捕，清廷之民政部大臣善耆受审之，章宗祥时为民政部右丞，主持一切庭审事务。善耆老猾，知革命之烽不可遏，欲宽汪以市惠，章乃仰承上意，曲为开脱，汪得不死，而

狱居未甚荼毒，亦章隐为之地，此汪当日所不讳言者也。

### 《翻译世界》

提倡翻译之风气，四十年前已然矣。梁任公尝喻之为吞食生果，又尝述一事：

时在民国纪元前七八年间，上海有刊物名《翻译世界》者出版，于申新各报遍刊广告，充塞若干日本名词，大抵用之不甚愜当，最怪谬者，则告白之首大书曰：“二十世纪之支那，一翻译之时代也！”

任公述此事已，斥之曰：“时为一九〇二年，去二十世纪之全期尚有九十二年，使此九十二年间，中国仅得为翻译之时代，中国之学术前途尚可问耶？”

任公死已十年矣，今为一九四一年，去任公发牢骚之日（一九〇二年）又三十九年矣，中国之翻译事业虽有进步，而中国至今不能脱出翻译之时代，此《翻译世界》之谈言微中，而任公之所悲也，将何以慰此一代学人于地下耶？

◎厉秋芬